



金剑啸诗文集

16.2

金剑啸诗文集

金 伦 李汝栋 编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金剑啸诗文集

金 伦 李汝栋 编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·印张 4.75·插页 2·字数 90,000

1981 年 8 月第 1 版

198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,020

统一书号: 10093·357

定价: 0.38 元



金劍嘯烈士遺像
一九三五年

者病

醫學博士 留學外國內務省

博涵溪

高爾基

突然病危



◀士女學士王的戲演常界生學題▶

店飯樓賓宴

包辦熟席
單便酌酒
石頭道街
國路全

東亮齒
科醫院

東尚齒科醫院

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晚，大北新报画刊《戏剧专号》即将付印，苏联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高尔基病危的消息传来，剑啸当即撤掉几篇稿件，重新改版，刊登了这一沉痛消息和留日学生在东京公演高尔基的《夜店》的照片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注意，六月十三日逮捕了金剑啸，姜椿芳及编辑多人。

(东北烈士纪念馆供稿，宋国权复制)

序

萧 军

赠 别

巴 来

那是雄伟的碧波，
也有黑色的海洋。
那是白云的暗夜！
也有明细的星光。
在那里，
也有风，也有浪，
也有雨，也有冬，
也还有春，
总不是寂寞的呀！
我在这踉跄着，
如同一头苍蝇。

(原载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五日《国际
协报》《文艺》周刊诗歌专号)

从这首诗发表的时日来推断，这是剑啸写给我和萧红的。

我们是一九三四年六月间离开哈尔滨的，这时期我们还住在青岛，因为我还记得这诗中“我在这蹉伏着，如同一头苍蝇。”的句子。

当我们离开哈尔滨时，大家所创刊的《文艺》也还在出刊，直到这文集中的一篇“结束吧《文艺》周刊”，才证实了它竟还出刊到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才算“结束”了。当然这也还是被“迫”而“结束”的。

这篇结束的文字中说：

“我们两年来，没有作什么轰轰烈烈的狗英雄事业，仅是无声无臭的支持了两个周刊：一个是《大同报》的《夜哨》有二十三期，《文艺》有四十七期，总计时间有一年半。”

《夜哨》结束，我们还在哈尔滨；《文艺》的结束，从当时日期来看，我们已经到了上海。

无论是《夜哨》，还是《文艺》，他是自始至终的参加者，自始至终的支持者，自始至终用自己的心血、精力和感情在一心一意地维护着、培育着，最后他终于作为一个“殉道者”而结束了自己短短的一生！

这里收集到的只有二十几篇遗稿，包括诗歌、独幕剧、小说、短文和杂文。作者本职的工作虽然是绘画，但他却是具有各方面才能的人，因此他虽然“业专于一”，而同时又不拘于一格的。

无论他是从事绘画，从事文学写作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求得伟大祖国的独立，民族的解放，人民——特别是劳动人民的翻身，以及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、人压迫

人的社会理想实现。这是当时他的人生目的，也是我们共同的人生目的。因此，在这一共同的人生目的前提下，我们结成了友谊，我们这友情的纽带是牢不可破的。

他并不是有大名气于国内、国际的文学、艺术家，他的这些遗作也不可能是文学、艺术上的“珍品”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之所以肯于出版它们，也并非从这观点出发的。主要在作者是一位以身殉职的革命战士，他的这些遗作是他一生所仅存的一部战绩！当然，它们本身也是具有一定的文学、艺术价值的战绩。而这些战绩又是用鲜血和生命写下来的啊！

出版社要我为这部著作写篇序言，这是义不容辞的。但这部遗著在我手边已经几个月了，我也曾多次把它翻过来、翻过去为了这样一篇“序文”，我竟不知道应该怎样落笔，怎样写？由于每翻检一次我的感情也要翻腾一次，久久平息不下来！所以一直拖延到今天。这是我的实情，同时也希望多等待一天，可能会多搜集到一点什么，多些，再多些……

记不得鲁迅先生在哪一篇文章中，曾提到过，他因为要把朋友的遗著付印，一天印不出来，就如同抱着一团火，这火时时在燃烧着自己！

鲁迅先生对这一心情的比喻，如今我是确切地体会到了！

一九八〇年元旦，我曾为《哈尔滨日报》写了一篇表示祝贺的短文，名为《第四次回到哈尔滨》，其中有一段：

“……尽管几十年的时间逝去了，这一切仍然留在我的记忆中！和青年时期共同战斗的伙伴们，那忘我的激情，那一幕幕的情景，它们也仍然留在我的记忆中！”

但他们，一个一个地死去了！——光荣地死去了！他们的形影和声言笑貌，永远也无法忘记！他们和我曾是血肉结成一体的啊！”

在哈尔滨青年时期的伙伴们，第一批被杀害的就是金剑啸和侯小古；其余被时代摧残而失去生命的，那就难以计数了。

关于这仅存的二十几篇作品，我不想，也不能在这里过多地加以解说和注释。因为我们虽然曾一度在一起战斗过、工作过，却没能在一起生活过。由于工作，也常常见面，但是见了面总是谈论工作，关于个人的思想、感情、生活一类的事，彼此总是避免或者无暇谈及的。特别是我这个人对于“聊闲天”的兴趣是不太大的，因此，彼此的了解就谈不上全面和深刻，对他各个时期的作品的理解也就很难全面和深刻，当然也就难以随便下论断。但根本问题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：无论这些作品是歌颂、是暴露、是鞭挞、是斥骂，它们是否实有其事？实有其人？但它们全是当时社会的现实，当时历史范畴以内的现实的一个小小部份，一个小小侧面，一鳞、一爪、一毛、一角……由于当时政治压力所限，一个作者也只能如此“剪影”似的留下了当时一个简单的、朦胧的轮廓，这就是当时可悲的现实。

《兴安岭的风雪》这首长诗，据说是确有这一段史实的。但具体情况我不清楚，只好留给知道具体情况的人来谈它罢。我所知道的就是在一九三七年间，在上海它曾印出过两次，还由一些朋友们各自写过几篇纪念文章。后来又在什么地方出版过，我就知道了。

从《白云飞了！》这首诗，我倒记忆起一段小故事，写在这里，作为了解一位战士全面的生活材料，是需要的。

一九三四年夏季，我们正准备离开哈尔滨，剑啸忽然来了。他在屋里来回踱了一会，停住了，动了动鼻子上的眼镜，很有点不大自然地对我说：“三郎，你到了上海以后，替我打听一个朋友的下落罢！”

“男的？女的？姓啥？叫啥？住在哪里？”

我问他。

“女的，名叫×××，外号‘格子姑娘’，在××画会学习”我记下了。

一九三七年秋，我由上海到了武汉，在一位朋友家中偶然遇到了这位×××女士（“格子姑娘”）。

这位“姑娘”已经有了男人，是位画家，这位“格子姑娘”据说也成了画家。

后来熟了，一次，我试探着问了一下这位女画家：

“您认识一位叫金剑啸的人么？”

她似乎想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说：

“在上海认识过，一个东北学画的青年人。”

她并没有再向下问我什么，我也就知趣地不再多说什么。

了。

在我的眼中，这位女士并不算漂亮，一位矮矮胖胖的普通女性而已，而我们的诗人却寄以这样的深情：

啊！白云，
她穿着黑白格的衣裳，
常常孤独的遥望。
望着海，望着天，
望着我这海外的游浪！
.....

啊！白云，
她常哭么？
在黄昏，在梅雨，
在床边的灯旁？
.....

啊！白云，
你可曾告诉她，
我在这，黑暗中，
是为她生活，
是为她忧郁！
.....

他不独憧憬着祖国的独立、民族的解放、人民的翻身、未来社会的理想……他也在憧憬着那具有诗情的爱！他为了她而生活、而忧郁！而这个我所见到的真正的“她”，是否也在为了“他”而生活、而忧郁呢？我是怀疑的。

世界上，一切在变，所谓爱情也不应该例外！

他终于舍弃了“小我”的爱，而为了“大我”的爱，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！他成了一个为了人民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、无愧于“人之子”的勇敢的“殉道者”！

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五日

目 录

序 诗

兴安岭的风雪.....	(3)
赠别.....	(13)
白云飞了.....	(14)
洪流.....	(19)
哑巴.....	(24)

小 说

星期日.....	(29)
云姑的母亲.....	(33)

独 幕 剧

咖啡馆.....	(45)
穷教员.....	(52)
艺术家与洋车夫.....	(57)
谁是骗子.....	(67)

散文、杂文、其它

敌人的衣囊.....	(81)
谣.....	(82)

挂羊头卖狗肉与说漂亮话·····	(86)
王八旦日记·····	(86)
结束吧《文艺》周刊·····	(89)
新年漫话·····	(90)
企望·····	(91)
致词·····	(93)
胜利后之威纳斯·····	(94)

附 录

金剑啸年谱·····	刘树声、里 栋 (96)
艺术家金剑啸·····	姜椿芳 (102)
深切的悼念·····	罗 荪 (120)
思念·····	舒群口述 里栋整理 (124)
忆小友——剑啸·····	塞克口述 里栋整理 (126)
遥奠金剑啸同志·····	萧 军 (130)
悼金剑啸同志慷慨就义三十周年·····	罗 烽 (131)
松花江之歌·····	塞 克 (132)
我的爸爸金剑啸·····	金 伦 (134)

诗

兴安岭的风雪

一 序 诗

在天上落着雪花的时候，
我遇到一种
娓娓动听的歌声：
歌声里有着血、热和爱。
在空中飘动着太阳的彩带。

记得有这么一个时代，
破烂低压着热和爱。
伟大的，愤怒的潮，
煽动了血色的海。

我记下这声音。
为了这个时代！
赠给她，
或者为了将来。

将来，将来，……
待到了
热和爱的時候，
这歌声也许不再来。